

黔南叢書

第六集第四冊

江辰六文集

黔南叢書第六集

貴陽 江閻辰六氏著

兄 江源逢其氏

弟 江澧梁雪氏

江湘文江氏同校

卷三目次

序

擬 御製皇輿表序

擬 御製四書解義序

滇補敘言

學文堂文集序

羅蘿村詩序

樗齋先生詩鈔序

家全子叔詩序

陳幼木臥遊草序

吳叔子詩序

張子歷試草序

鄭氏族譜序

振古堂詩序

陸子詩序

吹雲閣寓言序

陳子詩序

黃元龍詩歌雜著總序

孫無言十家詩餘序

瘁吟草序

車靜淵詩序

擬

御製皇輿表序

朕聽政之餘披覽史冊以知古聖王之不冒八荒併包
六合其規制尙矣乃上下數千百年世代綿邈其間帝
業之所由興都邑之所由建關塞所由設疆圉所由廣
生齒財賦之所由蕃盛莫不各因其地使非博綜而詳
覈焉安見夫所見所設之必不可易所廣之必不容已
所由蕃盛之原非偶也朕思往聖之蚤夜經營區畫當
日之形勝而出萬全者顧何以曠數世而如身履其地

其時若勢歷歷乎几案間洞然心目而一無疑竇是皇
輿一書表而出之毋容後矣乃稽陶唐虞夏爲九州爲
十二州其後爲三千國爲千八百國繼此易封建而曰
四十郡者秦也再易之以十三州者漢也別之以十九
州者晉也分之以十道而增爲十五道者唐也列之以
十五路而增爲二十三路者宋也以中書省領內諸路
中書行省領天下諸路而號爲十二省者元也若夫兩
直隸轄於京畿天下統於十三布政明也我國家蕩
平區夏以來定鼎燕都以龍興之地配焉而俯臨乎十

有四省之上極東西南朔獻琛納雉未可殫紀視前代
聲教之所訖未有過於今者由今追昔或一地數更其
名或名同而各異其地或始合中分或既分復合或廣
隘有損益或方言有譌舛誠非瞭然如指掌當日之經
營區畫何從悉也乃命儒臣先之以畿輔次及諸省括
以諸郡繫以諸州若邑更揭昭代之名於首疏歷代之
國號於下而直書之以爲經列歷代郡邑之名而橫書
之以爲緯徧蒐諸書正其誤補其遺而闕其無記載者
昉自唐虞迄於元明條分而縷析之若馬援聚米成山

胸無疑障若張華之對漢宮千門萬戶應答如流又如
大禹之使太章暨亥身步乎四極之員幅而莫不井然
可數今是書出俾百代昭垂之史按之輿圖而皆有裨
於實用是當刊布天下以爲讀史者法

擬

御製四書解義敘

朕觀前代帝王繼天立極務期上理率能治隆於上化
成於下未有不時敏於學而能躋乎此也自二帝以精
一執中授受學之統遂與治統並立嗣茲聖聖相承由

來尙矣朕繼承 太祖 太宗 世祖鴻基卽位以來

孜孜圖治恒慮君師治教尙有未逮萬幾之餘於諸經
史百家言罔不披閱乃知六經史鑑爲百王致治之迹
而其理不外孔曾思孟之書今欲探其微言如親炙乎

闕里以續唐虞未墜之緒固無容後因特命儒臣推原
朱子博綜詮註黜其舛謬汰其繁蕪撰爲解義一書法
嚴而正語精而核文簡而暢非如大全備而不貫直解
俚而不莊眞聖哲之關鍵帝王之心法也程子曰學者
以論孟爲本論孟旣治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朱子曰大

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先儒表章
學庸與儀禮戴記等重漢文置論語孟子博士良有以
也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朕一再紬繹焉當莫切於四子矣爰命工人
鋟梓頒布本講席政教之資出而公之天下使人皆有
以通其義明其道庶幾家不異政國不殊俗於以還淳
古之治其勿負朕意焉

滇補敘言

康熙戊申之夏南寧令石門程子以覲事南旋過吳興

出其滇補一書示予予惟滇南風土與黔近予黔人也
竊嘗聞之昆明五百里之林巒點蒼十九峯之道里以
迄牂柯夜郎黔驢石燕之辨闕而不講者多矣滇補之
不可已也雖然地近荒徼文人罕至兵燹之後載籍存
者十之二三土峻而險非有深心好古之士不及焉若
是者誠難求其立馬賦詩攀蘿作記不憚重繭以廣古
人之所未備者非子其疇能之程子之蒞南寧也撫洞
蠻馳露布武事以備修庠序典棘闈文事以興獨是有
相如太白之文章而功業不傳有莊騶伏波之奇功而

著述不少概見後之人悲今古之無全人而或有從事
於筆墨者又無全書不亦大可慨哉天下山川人物生
於遐荒不入爾雅職方之記者不少演爲靡莫之屬自
蒙鄭以迄段氏賓服不常今且入我版圖隸我王會君
子儉而知禮小人稼穡而安於教夫郡邑之誌湮沒不
彰者賢士大夫之羞也網羅舊聞以輯國雅者良有司
之事也昔白居易知忠州而人頌使君之詩張子厚入
成都而人傳劍閣之銘王少伯遷龍標而詩名盛蘇子
由守循州而龍川誌成之數君者雖其遭遇各殊其於

奔走萬里鼓吹風雅之道亦畧同焉是集也於關索武侯知忠孝之大於朗目眞峯知民物之蕭條於盤江石堡知國家設險之不可一日廢事功著述可謂兼之非徒文詞之工而已也予走京師謁同里公卿演黔全誌欲合爲一書以俟太史氏之考今與程子綜論輿圖徘徊故里而竊有同志焉然予材則不能逮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莫矣又曰維君子使媚於天子程子之謂也夫

學文堂文集敘

今國家制度畢舉於銓法反復釐定謁選概以歲月淺
深爲次進士與殿試後濡至數年始入官其間才智非
常之士無所試其力反得潛心經史撰著然鹵莽裂滅
之流未嘗洞觀今古廣求名理往往汨沒消磨不自覺
若粗心躁氣者撫拾古人糟粕形似剽竊偶然得工輒
妄意襲取時名識者羞之崑山徐子嘗極稱開陵有陳
子椒峯篤古學時予未識其人並未見所爲文也越六
年予入京於荏平王黃門坐上見學文堂集卷帙幾盈
尺展閱一過益心許焉歸廣陵陳子以集見寄由是得

竟讀所爲文文乃清勁淹洽取格嚴整氣高古若詩詞
固餘事想自釋褐來不以需次謁選廢時日積生平學
力又磨礪者六七年諸子史與雜記錄無不涉而尤寢
食六經宜其充滿鬱勃復循循規矩不以放言高論求
異而人卒不易及蓋卽變化莫測要歸於禮義忠孝聖
賢之旨他日朝廷國史以及詔誥號令之參修討論與
夫見諸行事以佐治天下知必本於此揚子雲常著法
言蜀有富人贍十萬錢願載姓字子雲曰富人安得妄
載陳子名且日盛天下之人將以得挂名文字中爲重

輕願吾子其嚴之耳

羅蘿村詩敘

詩曰瞻望父兮瞻望母兮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三百篇詩所由昉也夫亦知後世之論詩者徒求氣骨聲調於字句中未盡得矣予友羅生家會稽羅村去苧蘿村近因別字曰蘿村予締交始乙巳十月於時僅知其善詩越數年幾經聚散癸丑之正月再遇京師詩益進是年秋生從友去皖城予亦相繼出都歸廣陵十二月生遣平頭至取舊鐫詩刻之

寄敝廬者比知生之嶺表自是不相聞者久之乙卯冬
生從白下寄書來知居母憂爲中心傷悼未得其詳歷
春予再入都生之弟來見乃具述甲寅之三月其兄從
嶺表歸六月遭母病七月十三日母亡是日賊寇薄郡
城備艱難後事卒辦八月三日寇掠羅村村之人逃旣
盡生衰絰撫母喪號泣賊見其貧舍之去官兵繼至亦
不忍犯兵退思母喪之不可久留也乃自操小舟從數
百浮尸上行舁葬於山余聞之嘆曰可謂純孝矣踰月
生且自江南來相視嗚咽涕下聞羅母年以六十亡亡